

第二〇三冊

方輿彙編

山川典

洛水部

穀水部

伊水部

淮水部

汝水部

澧水部

丹水部

澧水部

渭水部

渭水部

渭水部

澗水部

甘水部

渭水部

渭水部

渭水部

渭水部

渭水部

渭水部

渭水部

渭水部

(卷)

二頁

二頁

二頁

二頁

二頁

二頁

二頁

二頁

二頁

二頁

二頁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國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山川典
第二百四十八卷目錄

洛水部藝文一

洛銘

後漢李尤

洛神賦有序

魏曹植

洛祿賦

晉張協

溫洛賦

唐鄭宗哲

洛川晴望賦以願於青
崇爲韻

闕名

伊洛二渠水利重濬記

明劉健

洛原賦

趙時春

洛水部藝文二詩

祀洛水歌

秦始皇

三月三日洛水

晉潘尼

北使至洛

宋顏延之

臨洛水

唐太宗

進船于洛水

薛存惑

詠洛

李嶠

奉和拜洛

前人

奉和受圖溫洛

蘇味道

前題

牛鳳及

歸渡洛水

皇甫冉

洛中即事

竇鞏

洛水

羅鄴

渡洛憶淮上

宋張耒

渡洛

金麻革

臨洛水

明張美含

渡伊洛河

喬宇

渡伊洛河

薛蕙

伊洛合流

蘭完植

洛水部選句

洛水部紀事

洛水部雜錄

洛水部外編

山川典第二百四十八卷

洛水部藝文一

銘洛

後漢李尤

洛出熊耳東流會集夏禹導疏經于洛邑元龜赤字漢符是立帝都通路建國南鄉萬乘終濟造舟爲梁三都五州貢篚萬方廣視遠聽審任賢良元首昭明庶類是康

洛神賦有序

魏曹植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余從京師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轅轅經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迺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容與乎楊林流盼乎洛川于是情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觀一麗人于巖之畔爾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覲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則君王之所見也無適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

也翻若鶯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機織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鈿華不御雲髻我戔修眉聯娟丹脣外明皓齒內鮮明眸善睞脂輔承權瓊姿豔逸儀靜體閒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披羅衣之璀璨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游之文履曳露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陰桂旗攘皓腕于神許兮采湍瀨之元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而要之嗟佳人之信修兮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瑋以和予兮指潛川而爲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孤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徬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疎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未暮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衆靈雜還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採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漢之游女歎匏瓜之無匹詠牽牛之獨處揚輕桂之綺靡翳修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韞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盼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

而夾數水禽翔而爲衛於是越北並過南岡紆素嶺迴清揚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今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含悵神霄而蔽光於是背下陵高足往心留遺情想像願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泝浮長川而忘返思綿綿而增暮夜耿耿而不寐露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騁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洛禊賦

晉張協

夫何三春之令月嘉天氣之氤氲和風穆以布暢百卉暢而敷芬川流清冷以汪濊原隰蔥翠以龍鱗游魚漫漶於淥波元鳥鼓翼於高雲美節慶之動物悅羣生之樂欣故新服之既成將禊除於水濱於是縉紳先生嘯儔命友攜朋接黨冠童八九主希孔孟賈慕顏柳臨涯詠吟濯足揮手乃至都人士女奕奕祁祁車駕岬岬充溢中逵紛葩翕習綠阿被湄振袖生風接袂成幃若夫權戚之家豪侈之族采騎齊鑣華輪方轂蓋雲浮參差相屬集乎長洲之浦曜乎洛川之曲遂乃停輿蕙渚稅駕蘭田朱幔虹舒翠幕覲連羅樽列爵周以長筵於是布椒醕薦柔嘉祈休吉錫百病漱清源以滌穢兮攬綠藻之纖柯浮素緋一作以蔽水灑元醪於中河

溫洛賦

唐鄭宗哲

惟上天降厥瑞瑞著於川惟君人臨厥聖聖通於天由盛德之應矣化清洛之溫然當短至之時景爲稟

烈及暄燠之際應在淪漣散彼皇明受茲靈貺奚獨稟于和氣乃潛感于深浪遂使清冰不戒于洲渚之曲白露罷凝于葦葭之上狎而玩信溫溫以異流迫而觀亦滔滔以難量爾其發自山谷會于河漢其外也皎兮如鏡其中也煦然如春夏蟲不疑失輕冰于曲渚秋鴻欲去戀微暖于通津豈止元覽不昧呈祥有因測彼淺深窮茲浩渺方將表瑞氣于澄潔豈獨激巨浪于昏曉揭厲之輩謂邪寒初失于波中游泳之徒疑薰風遠至于天表若夫德至則應天且不言就其深則酌之不竭變其性乃即之也溫狀真宰爲爐于其底意鄒子吹律于其源若彼火井之熒煌湯泉之滄鬱徒及時于四氣寧善利于萬物德之感其感良多水之瑞其瑞惟何方將吹簫之共稟忽猶鼓囊之相和霽日初懸似陽燧之藏深漸紅霞不散若陰火之在空波方今地不藏寶天惟瑞聖茲水也有時而溫由一人之德盛

洛川晴望賦

以願拾青

白居易

金商應律玉斗西建加旬雨之時晴叶秋成而適願是用步閭里詢黎獻皇風演溢歌且聽于昇平聖澤汪洋誦不聞于胥怨爾乃命親懿會朋執賦邛山眺洛邑天沈寥而雲靜氣肅殺而風急三川浩浩以奔流雙闕峩峩而屹立飛梁徑度訝殘虹之未消翠瓦光凝驚宿雨之猶濕嘉三時之是務觀五穀之斯入覽滌場之在勤知滯穗之見拾及夫日色黯黯寒光熒熒遠水澄碧羣山結靑山水隱映花氣氤氳瞻上陽之宮闕兮勝仙家之福庭望中嶽之林嶺兮似天台之翠屏宜其迴鑾與兮檢玉牒朝千官兮御百靈

使西賓之誇少弭東人之思攸寧不亦盛哉客有感陽舒詠樂只揮毫翰獨徒倚願得采于芻蕘終期拾乎青紫

伊洛二渠水利重濬記

明劉健

余自童丱時隨父兄經行伊洛間溝渠隄岸即知爲昔年水利之跡且聞當時水之盛行溉田甚廣惠民甚衆今但廢塞不行耳成化乙巳丙午之際余已官京師聞吾鄉連歲旱荒鄉民之飢死者枕藉道路以數計之殆過半焉因扼腕歎息伊洛之水東入于河日夜不已徒歸於無用誠使水利之行如昔年則民之以飢而死寧至是耶自是每與吏吾鄉者談輒及之然未有能加之意者丁未夏余奉命西祀獄鎮道經新安之王喬洞見山溝之水引行岸上時縣境俱旱而此地之禾苗獨盛過潼關又見其地水之昔縱橫于道者皆成渠而行且稻畦彌望相屬各問其民謂皆得良有司及鄉民之有識者如他郡水利之制治之故能至此余聞其言于是吾鄉水利之念愈切焉蓋吾鄉伊洛二水鑿渠以溉田肇自唐時洛渠起郡治西南東侯保分洛水而東曰莽渠莽渠之北又分三支曰清渠曰單渠曰太陽渠北四渠末流仍入洛及伊伊渠起郡南伊闕口之北分伊水北行至王橋莊與洛渠交而出其上並二支亦名莽渠清渠單渠但以東別之凡三渠俱入洛二水之大可勝舟冬夏不涸故渠道行近水之田將百里皆仰溉焉前代以來興廢不可考國朝宣德初始湮塞不行今七十七餘年矣弘治癸丑都憲海虞徐公恪巡撫河南以民屢困于旱訪求水利凡古跡之可復者悉疏以請朝

廷特降璽書命大叅四明朱公瑄總其事行之而伊洛二渠分委河南府知府劉公嶽同知董公琇及洛陽縣知縣楊君滋尋又委河南衛指揮張公傑督工濬治先洛渠次伊渠凡用夫匠二千七百有奇不數月而工完但開壩之制分溉之法未備而徐公調湖廣朱公遷都憲巡撫南畿劉公去為陝西大叅又未幾汴省分治決河黃陵岡董及張亦被檄而去僅踰年而二渠復湮塞如故歲丙辰河南按察司副使濟南張公鼎以治河有績被命專領其事仍兼河南水利按行二渠遂復委董公等督夫匠如前濬之而新任知府陳公宣繼至乃相與協謀即事于是渠水復通憲副公心切為民又推知水事仍斟酌古法為之制使可經久每渠障水之入各有壩防水入之暴各有閘而渠之每深下之處又各有小閘閘內之兩傍各有子堰子堰之中各有遊渠以均水利于遠近又于洛渠之南大明寺後創鑿一渠東行出午橋之上洛渠蓋併前為五矣水利既行慮民之不能無分爭及渠之易于壞也各為條約示以護渠分水之法又慮民獲水之利歲至于豐春祈秋報及治水之官行視督責宜有所止復以治渠餘材于洛水南宋卻子安樂窩之右作龍王廟廟之後作廳事以楹計凡二十有一憲副公為民之心至是可謂無遺策矣是役之繼興也始于丙辰冬十一月終于次年秋七月雖不能用民之力而民皆懽然赴之無或後者既訖工又相與推其有識者走京師請余為記余惟朝廷之設官置吏凡以為民而已然民事莫大于農而水利又農之大者伊洛二渠利民甚大湮塞不行者已

七十餘年今茲之役都憲徐公實創其始大叅朱公繼之憲副張公又繼之為民之心進進而無已而一時府縣諸公為之委任又躬親督勵克底于成賢勞固皆可嘉况閱歷五寒暑動民數千餘而工始訖其費亦大豈可泯然無聞于後哉遂過不自量為著始井末余之所嘗切于念慮者刻之龍王廟凡一時有勞諸執事仍俱列于碑陰庶吾鄉之後人有考焉不忘茲惠于永久也

洛原賦

趙時春

將與子兮瞻彼洛洛之水淪瀾而清漠披宿海而劃龍瀦暈漢宮而帶唐郭馳走周韓之郊踴張大嶽之脚泝鴻蒙之肇域懷襄宛其如昨帝殷厯茲祕謨期使天文式廓命巨靈之靈鳳贊崇子之疏鑿奎章兆于神龜文明受而齋淪敷貴爛若羣英炳五用于丹騰肆後獻之製材必于是乎咨度靈光單夫千秋伊獻哲之攸作懷聖圖以宣文駕崑崙而磅礴爰諭俗以摘詞反斥約而為博託音詠以諷規郁春葩之敷萼翳元白之姬徽實鷄羣之孤鶴慶流行于江潢紛嗣緒之繹絡鐫銘之風鳴亦乘秋而作鶉傳世復其殊流義將渥而恩薄顧之子盡諸衷懼將遺乎宗祏迺導河以沂江葛蘇延其所託錫嘉名于豫邦本太始之渾噩陟崇丘之纍纍恒千里其如削帶湍流之喧騰噴魚龍之揮霍嗣先猷之鴻音鼓清風于萬壑巍厚載以爭隆澤沿洛而施博獨軌躅于無疆豈斯文之嬰錄亂日與子遊兮洛之西南有三峯熊耳山遙瞻淮漢流潺湲與子遊兮洛之西嶠華連蟠蟠朱提層峰峻嶺與天齊與子遊兮洛之陽嵩少崢嶸

直太行龍門九曲道路長與子遊兮洛之野鬪鷄走馬金溝下纍纍冢墓何為者洛之原兮邙之水松檜森森兮泉石每每沃野良田衆所美禹範周鼎有遺趾吾與子兮從茲始

洛水部藝文二

詩

祀洛水歌

秦始皇

古今樂錄曰秦始皇祀洛水有黑頭公從河中出呼始皇曰來受天之寶乃與羣臣作歌

洛陽之水其色蒼蒼祀祭大澤倏忽南臨洛濱醲禱色連三光

三月三日洛水

晉潘尼

晷運無窮已時逝焉可追斗酒足為歡臨川何獨悲暮春春服成百草敷英蕤聊為三日遊方駕結龍旂廊廟多豪俊都邑有麗姿朱軒蔭蘭皋翠幕張洛湄臨崖濯素手涉水褰輕衣沉鈎出比目舉七落雙飛汨觴乘波進素俎隨流歸

北使至洛

宋顏延之

改服飭徒旅首路踟蹰險巖振楫發吳洲秣陵楚山途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前登陽城路旦夕望三川伊洛絕津濟臺館無尺椽空階多巢穴城闕生雲烟王飲升八表嗟行方暮年陰風振涼野飛雲昏窮天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

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營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

臨洛水

唐太宗

春蒐馳駿骨總轡俯長河霞處流紫錦風前灑卷羅
水花翻照樹隄蘭倒插波豈必汾陰曲秋風發權歌

進船于洛水

薛奇志

禁園紆睿覽仙權叶宸遊洛北風花樹江南彩畫舟
芳生蘭蕙草春入鳳凰樓典盡離宮暮烟光起夕流

詠洛

李嶠

九洛韶光媚三川物候新花明丹鳳浦日映玉鷄津
元禮期仙客陳王觀麗人神龜方錫瑞綠字行來臻

奉和拜洛

前人

七萃鑾輿動千年瑞檢開文如龜負出圖似鳳銜來
殷薦三神饗明祠萬國陪周旗黃鳥集漢輶紫雲迴

日暮鉤陳轉清歌上帝臺

奉和受圖溫洛

蘇味道

綠綺膺河檢清壇俯洛濱天旋俄制蹕孝享屬嚴禋
陟配光三祖懷柔洎百神霧開中道日雪斂屬車塵

預奉咸英奏長歌億萬春

前題

牛鳳及

八神承玉輦六羽警瑤溪戒道伊川北通津澗水西
御圖開洛匱刻石與天齊瑞日波中上仙禽霧裏低

微臣嬌弱翻忙舞接鸞鷟

歸渡洛水

皇甫冉

暝色赴春愁歸人南渡頭渚烟空翠合離月碎光流
澧浦饒芳草滄浪有釣舟誰知放歌客此意正悠悠

洛中卽事

寶韋

高梧葉盡鳥巢空洛水潺湲夕照中寂寂天橋車馬

絕寒鴉飛入上陽宮

洛水

羅鄴

一道潺湲暖暖沙年年惆悵是春過莫言行路聽如
此流入深宮恨更多橋畔月來清見底柳邊風去綠

生波縱然滿眼添歸思未把魚竿奈爾何

渡洛憶淮上

宋張耒

云云清洛轉山隈渺渺東流不復回輕鳥意隨青嶂
去亂波爭汎夕陽來偶驚舟楫鄉心起乍脫塵埃病

眼開疑是盱眙郭門外月明帆席過清淮

渡洛

金麻革

泉石經行久林丘彌望間溪鳴風蕩水谷暗雨含山
淡淡輕鷗沒飛飛倦鳥還世緣良自苦空羨野雲閒

臨洛水

明張美含

苦被流鶯喚樽開洛水邊長帆誰落後短棹共爭先
紅綻岩花嫩綠垂徑柳鮮臨流不惜醉惟少杖頭錢

渡伊洛河

喬宇

入山復出山上下盡坡坂人去行路難我悔見道晚
嵩少去已遙伊洛來不遠二程軌轍存迷途會當返

渡伊洛河

薛蕙

夕陽入東浦白露滿秋坂孤鴻墜更悲芳草色已晚
悠悠道路迫杳杳嵩少遠寄與山中旦夕吾將返

伊洛合流

蘭完植

各自朝宗赴大川合流從此更汨汨寒波曲遠千峯
樹烟水平吞萬里天西極龍門通碧漢上遊龜澗瀉
星躔沙堤迴是觀瀾處滄海源頭盡一淵

洛水部選句

漢班固東都賦帶河沔洛圖書之淵

晉左思魏都賦河洛開奧符命用出

潘岳閒居賦退而閒居於洛之浹

唐張說離會曲河處送客洛橋頭洛水泛泛中行舟

盧僊十月梅花詩故園風花處洛水

韓愈詩嵩山東頭伊洛岸又持竿洛水側

送侯參謀詩別袖拂洛水

杜甫三川觀水詩交洛赴洪河

劉禹錫詩清洛水光鋪碧簾

送李庚先輩赴選詩離筵雜水侵杯色

酬令孤相公見寄詩閒遊占得嵩山色醉臥高聽洛

水聲

浪淘沙詞洛水橋邊春日斜碧流清淺見瓊砂

韋應物贈王侍御詩上陽秋晚蕭蕭雨洛水寒來夜

夜聲

皇甫曾萼嶺四望詩漢家仙杖在咸陽洛水東流出

建章

王建上陽宮詩洛水穿宮處處流

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月夜閒聞洛水聲秋池暗

度風荷氣

洛水部紀事

周易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大南軒張氏曰通于天者河也有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于天而降其祥也中于地者洛也有神龜載書而出聖人之德下及于地而地呈其瑞也

漢書音義處妃處義氏之女溺死洛水為神後曹植求甄后不得假處妃作洛神賦

帝王世紀黃帝復齊于中宮坐于元扈洛上乃有大鳥鸛頭燕喙龜頸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體信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阿閣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如簫笙

竹書紀年黃帝五十年秋七月帝祭于洛

春秋合誠圖黃帝坐元扈洛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凰圖帝前黃帝再拜受圖

宋書符瑞志黃帝黃服齋於中宮坐於元扈洛水之上有鳳凰集麒麟在囿神鳥來儀有大螭如羊大蟻如虹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霧三日三夜晝昏黃帝乃召史卜之龜雉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龜不違聖智故焦霧除遊于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醺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于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

拾遺記帝嘗之妃鄒屠氏之女也行不踐地常履風雲遊于伊洛帝乃期焉納以為妃

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

竹書紀年帝堯五十三年帝祭于洛水

七十年帝使四岳錫虞舜命說帝率羣臣沈璧于洛禮畢退俟至于下舳赤光起元龜負書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壇其書言當禪舜遂讓舜

玉符瑞圖虞舜時黃龍從洛水出詣舜鱗甲成字舜即位與三公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舜前

宋書符瑞志禹受舜禪即天子之位洛出龜書六十五字是為洪範此謂洛出書者也

竹書紀年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

湯東至于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黃魚雙鬬黑鳥隨之止于壇化為黑玉又有黑龜並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代之

尚書中候天乙在亳諸鄰國稷負歸德東觀于洛習禮堯壇降三分沈璧退立榮光不起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鳥以雄隨魚亦止化為黑玉赤勒曰元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三年天下悉合

帝王世紀湯時有神華曰狼銜鉤入殷朝者乃東觀沈璧于洛獲黃魚黑玉之瑞于是始受命稱王

搜神記湯既克夏大旱七年洛川竭湯乃以身禱于桑林剪其爪髮自以為犧牲祈福于上帝于是大雨即至洽于四海

帝王世紀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今洛陽西南洛水之北有鼎中觀是也

竹書紀年成王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說武

王沒成王少周公旦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神鳥鳳凰見莫莢生乃與成王觀于河洛沈璧禮畢元龜青龍蒼光止于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公援筆以世文

寫之書成文消龜隨甲而去其言自周公訖于秦漢盛衰之符

尚書中候成王觀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榮光併出幕河青雲浮洛

逸周書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地因于剡山以為天下之大湊

穆天子傳天子口六師之人于洛水之上

天子西征漢洛升于九阿注其地有阪九曲洛水逕之蓋在散關南也

竹書紀年幽王二年涇渭洛竭

河南府志周襄王二十二年穀洛水闕

竹書紀年襄王三十年洛絕于洞

左傳昭公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維與三塗襄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驚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

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公

國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闕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實澤夫山土之聚也數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隳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

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雷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隕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燂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皆以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嗣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郕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惟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愾淫之心間之故以氏姓踣弊不振絕後無主堯替隸圉夫以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嗣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于天地而順于時動蘇于民神而儀于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

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離者嘗焉佐闕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禍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將防闕川以飾官是飾亂而佐闕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微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蘇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爲隸下夷于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于孫或在吹竽由欲亂民也吹竽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官以徵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容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爲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于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

定王王室遂卑
劉向列仙傳王子晉好吹笙作鳳凰鳴于伊洛之間有道士浮丘伯接以上嵩高山
左傳昭公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穎館于錫汭
春秋緯孔子坐元扈洛水之上赤雀銜丹書隨至韓詩外傳鮑焦衣敝膚見挈舂持蔬遇子貢于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于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于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弗含惑于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于是棄其蔬而立槁于洛水之上
竹書紀年敬王二十八年洛絕于周
晉定公二十年洛絕于周
史記秦本紀孝公十二年東地渡洛
竹書紀年魏襄王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
帝王世紀昭靈后名含始遊于洛池有玉鸞銜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漢祖劉季
史記河渠書莊熊黑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于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
河南通志漢光武帝建武七年六月洛水溢
謝承後漢書沛國陳宣建武十年雒水出造天津城門或欲築塞之宣諫曰昔王尊正身金隄水退况聖

人耶言未絕而水去

後漢書張純傳二十三年純代杜林爲大司空在位幕曹參之迹務于無爲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得其利

劉盆子傳光武帝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

桓帝本紀永壽元年六月洛水溢填鴻德苑文獻通考永壽元年六月雒水溢至津陽城門漂流人物

後漢書靈帝本紀熹平三年秋洛水溢

漢官典職德陽殿周遊容萬人自偃師去宮四十五里激洛水于殿下

晉書五行志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數千家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以凶饑

三國魏志明帝太和四年九月大雨洛水溢

晉書宣帝本紀嘉平元年正月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帝帥太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橋上奏曰公卿羣臣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皇太后皇太后敕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各以本官候就第若稽留車駕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詣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不通奏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樹爲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桓範果勒爽奉天子幸許昌移檄徵天下兵爽不能用而夜遣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詣帝觀望風旨帝數其過失事止免官泰還以報爽

勸之通奏帝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諭爽指洛水爲誓

宋書符瑞志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黃龍見河南洛陽洛濱

晉書五行志泰始七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沁水同時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稼千三百六十餘頃

武帝本紀泰始七年六月伊洛河溢流居民四千餘家殺二百餘人

十年十二月隳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孝懷帝本紀永嘉二年三月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

劉聰載記聰僭卽皇帝位署其衛尉呼延晏爲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命王彌劉曜及鎮軍石勒進師會之晏北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于張方故壘遂寇洛陽時帝將濟河東遁具船于洛水晏盡焚之還于張方故壘王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饑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彌晏入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曜于是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于洛水

孫嚴朱書高祖平關洛致鐘虞舊器南還一大鐘墜洛水

魏書太武帝本紀太平眞君七年三月車駕旋軫幸洛水分軍誅李閏叛羌

孝文帝本紀太和二十年九月丁亥將通洛水入穀

帝親臨觀

伽藍記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神龜中常景爲勒銘其辭曰浩浩大川決決清洛道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淹毫近達河宗遠朝海若

周書賀蘭祥傳大統十六年祥拜大將軍太祖以涇渭溉灌之處渠堰廢毀乃命祥修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于洛功用既畢民獲其利

開府元龜隋煬帝大業元年三月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谷維水達於河

大業雜記二年四月勅上工監丞任洪則開東都漕渠自宮城南承福門分洛水東至偃師入洛

唐書五行志高祖武德元年秋李密王世充隔洛水相距密營中風一夕渡水盡去占曰風無故皆夜去邑有兵

太宗本紀貞觀十一年七月癸未大雨水穀洛溢

五行志貞觀十一年七月黃氣際天大雨洛水漂六百餘家

高宗本紀永徽六年九月乙酉洛水溢

五行志永淳元年五月乙卯洛水溢填天津橋及中橋漂居民千餘家

隋唐嘉話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云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鶯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之若神仙焉

封氏聞見記秦漢以來天子但稱皇帝別無徽號則天垂拱四年得瑞石於洛水曰聖母臨人末昌帝業

號其石爲寶圖於是羣臣乃上尊號請稱聖母神皇后

唐書武后本紀垂拱四年五月庚申得寶圖於洛水七月改寶圖爲天授聖圖洛水爲未昌洛水封其神爲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

舊記志垂拱五年四月魏王武承嗣僞造瑞石文曰聖母臨人未昌帝業令雍州人唐國泰表稱獲之洛水則天大悅號其石爲寶圖七月改寶圖曰天授聖圖洛水曰未昌封其神爲顯聖侯禁漁釣祭享齊於四瀆所出處號曰聖圖泉于泉側置未昌縣十二月則天親拜洛水受天授聖圖爲壇于洛水之北中橋之左皇太子皆從內外文武百官蠻夷酋長各依方位而立珍禽奇獸並列于壇前禮畢還宮父老勒碑于拜洛壇前號曰天授聖圖之表按此作垂拱五年與唐書本紀不同唐書五行志如意元年四月洛水溢壞永昌橋漂居民四百餘家七月洛水溢漂居民五千餘家

李昭德傳昭德雍州長安人爲夏官侍郎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營神都昭德規創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標置華壯洛有二橋司農卿韋機徙其一直長夏門民利之其一橋廢省巨萬計然洛水歲淤留之緒者告勞昭德始累石代柱銳其前斯殺暴濤水不能怒自是無患

武后本紀長壽元年五月洛水溢七月又溢聖曆二年七月丙辰神都大雨洛水溢

元宗本紀開元四年七月丁酉洛水溢
隋唐嘉話開元初司農卿姜師度引洛水灌朝邑澤盡發以修堤堰墓爲水所湮擊今凌頽制焉

五行志開元四年洛水溢沈舟數百艘元宗本紀開元八年六月庚寅洛瀘穀水溢

五行志開元八年六月庚寅夜穀洛溢入西上陽宮官人死者十有七八畿內諸縣田稼廬舍蕩盡衛兵溺死千餘人

元宗本紀開元十五年七月庚寅洛水溢五行志開元十五年七月洛水溢入鄜城平地丈餘死者無算壞同州城市及馮翊縣漂沒居民二千餘家

元宗本紀開元十八年六月壬午洛水溢五行志開元十八年六月壬午洛水壞天津末濟二橋及民居千餘家

元宗本紀開元二十九年七月乙亥洛水溢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七月伊洛及支川皆溢害稼毀天津橋及東西漕上陽宮仗舍溺死千餘人

元宗本紀天寶十三載秋瀘洛水溢五行志天寶十三載九月東都瀘洛溢壞十九坊李適之傳適之恆山慈王孫也擢秦州都督徙陝州

刺史河南尹元宗患穀洛歲暴耗徭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日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爲患代宗本紀廣德二年五月洛水溢

文獻通考廣德二年五月東郡大雨洛水溢漂二十餘坊唐書代宗本紀大曆元年七月癸酉洛水溢

劇談錄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廬舍靡不淹沒厥後香山寺僧云其日將暮見暴水自龍門川北下有如決江海鼓怒之間殷若雷震有二黑牛出于水

上掉尾躍空而進衆僧與居人憑高望之謂城中悉爲魚矣俄見定鼎長夏二門陰曉忽開亦有青牛奮躍而出相去約有百步黑牛奔走而廻向之怒浪驚瀾翕然遂低數丈是夕飄溺尤甚京邑遂至蕭條十餘年間尚未完葺先是皇城守閤者白晝聞五鳳樓

中有人歌云天津橋畔火光起魏王堤上看洪水時鄭相國涯留守洛師聞之以爲妖妄經月餘從事宴罷夜歸執燭者有火爐遺洛騎從纔過烟焰已高救之不及遂燒其半及潦將興穀洛先漲魏王與月波

二堤俱壞乃明閤者之言文獻通考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七月洛水泛漲壞天津橋漂近河廬舍渡舟覆沒者日有之

開府元龜明宗天成四年十二月庚申修維河北岸宜差左衛上將軍李承約祭之文獻通考後晉高祖天福四年七月西京大水伊洛瀘澗皆溢壞天津橋

出帝開運元年六月黃河洛河泛溢壞堤堰宋史河渠志洛水貫西京多暴漲壞堤橋梁建隆二年雷守向拱重修天津橋成登巨石爲脚高數丈銳其前以疏水勢石縱縫以鐵鼓絃之其制甚固四月具圖來上降詔褒美

開寶九年郊祀西京詔發卒五千自洛城某市橋鑿渠抵漕口三十五里饋運便之其後導以通汴文獻通考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三月河南府洛水漲

七尺五寸壞民舍宋史太宗本紀太平興國八年六月穀洛瀘澗溢壞官民舍萬餘區溺死者以萬計鞏縣壞殆盡

宋史太宗本紀太平興國八年六月穀洛瀘澗溢壞官民舍萬餘區溺死者以萬計鞏縣壞殆盡

五行志太平興國八年六月河南府謝雨洛水漲五丈餘壞縣官署軍營民舍殆盡穀洛伊瀘四水漲壞京城官署軍營寺觀祠廟民舍萬餘區溺死者以萬計又壞河清縣豐饒務倉庫軍營民舍百餘區太宗本紀淳化三年秋七月洛水溢

五行志淳化三年七月河南府洛水漲壞七里鎮國二橋

至道二年六月河南瀘澗洛三水漲壞鎮國橋

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六月河南府洛水漲秦州定西皆有溺死者

畫境錄洛中者舊言伊洛水六十年一泛濫為狀害自祥符至熙寧中自福善坡以北率被昏墊公私蕩沒

河渠志元豐元年五月西頭供奉官張從惠復言汴口歲開閉修堤防通漕纜二百餘日往時數有建議引洛水入汴患黃河噴廣武山須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為去年七月黃河暴漲水落而稍北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寬闊可鑿為渠引洛入汴范子淵知都水監丞晝十利以獻又言汜水出王仙山索水出嵩渚山合洛水積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尚贏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其贏餘可以相補猶慮不足則旁堤為塘滲取河水每百里置木牌一以限水勢兩旁溝湖陂澮皆可引以為助禁伊洛上源私引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土家堤築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入于汴渠疏

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視二年正月使還以為工費浩大不可為上復遣入內供奉宋用臣還奏可為請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里置東水一以藕菱為之以節湍急之勢取水深一丈以通漕運引古索河為源注房家黃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處瀦水為塘以備洛水不足則決以入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五十步屬于黃河上下置牐啓閉以通黃汴二河船筏即洛河舊口置水澁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古索河等暴漲即以前魏樓築孔固三斗門泄之計工九十萬七千有餘仍乞修護黃河南堤埽以防侵奪新河從之三月庚寅以用臣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四月甲子興工遣禮官祭告河道侵民塚墓給錢徙之無主者官為瘞藏六月戊申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陰縣瓦亭子并凡水關北通黃河接運河長五十一里兩岸為堤總長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閉汴口徙官吏河清卒于新洛口

三年二月宋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河道漫闊多淺濫乞狹河六十里為二十一萬六千步以四月興役五月癸亥罷草屯浮堰

五年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視請自板橋別為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不行乃由副堤河入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曰天源先是舟至啓槽頗滯舟行既導洛通汴遂自城西超字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中
神宗本紀元豐七年秋七月甲辰伊洛溢

開見前錄元豐七年甲子六月二十六日洛中大雨伊洛漲壞天津橋波浪與上陽宮牆齊夜西南城破伊洛南北合而為一深丈餘公卿士庶第宅廬舍皆壞惟伊水東渠有積薪塞水口故水不入府第韓丞相康公尹洛撫循賑貸無盜賊之警人稍安後兩日有惡少數輩聲言水再至人皆號哭公命擒至決配之乃定聞于朝築水南新城新堤增築南羅城明年夏洛水復漲至新城堤下不能入洛人德之康公尹洛有異政此其大者

宋史文彥博傳彥博以太師致仕居洛陽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令通行如初遂為洛城無窮之利

曾公亮傳公亮子孝廣字仲錫元祐中通判保州遷都水使者洛水頻歲溢涌浸齧北岸孝廣按河隄得廢渡口遺跡曰此昔人所以殺水勢也即日濬決之累石為防自是無水患

哲宗本紀紹聖元年洛水溢

河渠志紹聖元年帝親政復召宋用臣赴闕七月辛丑廣武堤危急壬寅帝語輔臣堤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明日乃詔都水監丞馮忱之相度築欄水簽堤丁巳帝諭執政曰河堤久不修昨日報洛水又大溢注于河若廣武堤壞河洛為一則清汴不通矣京都漕運殊可憂宜亟命吳安持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壞過此須圖久計丙寅吳安持言廣武第一堤危急決口與清汴絕近緣洛河之南去廣武山千餘步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今洛口不

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導洛水近南行流地里至少用功甚微詔安持等再按視之

四年五月乙亥都提舉汴河堤岸賈種民言元豐改汴口爲洛口名汴河爲清汴者凡以取水于洛也復置清水以備淺澀而助行流元祐間于黃河接口分引渾水令自達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依元豐已修狹河身丈尺深淺檢計物力以復清汴立限修濬通放洛水及依舊置洛斗門通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

徽宗本紀大觀元年秋七月乙酉朔伊洛溢

遼史聖宗本紀統和六年秋七月己亥遣南面招討使韓德威討河湟諸蕃違命者賜休哥排亞部諸軍戰馬己酉駐蹕于洛河

元史五行志泰定帝泰定元年九月延安路洛水溢文宗本紀至順三年三月庚午洛水溢

五行志順帝至正四年六月河南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數百家

十四年六月河南府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沒民居溺死者三百餘人

續文獻通考至正二十六年九月蒲城縣洛岸崩壅水絕流三日

河南府志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夏六月大雨伊洛漲溢入城水深丈餘漂沒公廨居民廬舍殆盡人畜死者甚多民皆木棲有不得食者凡七日取生棗咽之

河南通志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偃師伊洛泛濫害禾稼

開封府志神宗萬曆十五年夏秋淫雨瀘洛沁水泛漲決劉獸醫口銅瓦廂荊隆口淮黃合流上以河臣權分乃使工諫常居敬視事疏塞之

洛水部雜錄

尚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數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

洛語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澗水東澗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澗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澗之間下都在澗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

易乾鑿度帝盛德之應洛水先溫九日乃寒五日變爲五色元黃

春秋說題辭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王者沈禮焉
史記周本紀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
索隱曰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無險固是有夏之舊居

淮南子古者至德之運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

圖

後漢書明帝本紀詔曰東過洛汭歎禹之績西羌傳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

伊洛間有楊拒泉皐之戎

伊洛戎強東侵曹魯
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戎事晉

春秋援神契八方之廣周洛爲中謂之洛邑
河圖洛水地理陰精之宮帝王明聖龜書出文天以與命地以授瑞按河合際居中護羣王道和洽吐圖

佐神逆名亂教摘亡弔存故聖人觀河洛也
曹植兩儀篇帝者化八極養萬物和陰陽陰陽和風至河洛翔

博物志舊洛陽字作水邊各火行也忌水故去水而加佳又魏于行次爲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復去佳加水變雒爲洛焉

宋書符瑞志元龜書者天符也王者德至淵泉則雒出龜書

大業雜記東都大城周廻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西拒王城東越澗澗南跨洛川北踰谷水宮城東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城南東西各兩重北三重南臨洛水

白帖河洛開奧符命用出

拾遺記昭王卽位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媚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昭王知其神異處于崇霞之臺設枕席以寢遣侍人以衛之王好神仙之術元天之女託形作此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遊于江漢或在伊洛之濱遍行天下卽近卽遠也

文選魏陳思王遇神女于洛浦作洛神賦

拾遺記昭王卽位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一人一名旋媚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昭王知其神異處于崇霞之臺設枕席以寢遣侍人以衛之王好神仙之術元天之女託形作此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遊于江漢或在伊洛之濱遍行天下近午遠也

文選魏陳思王遇神女于洛浦作洛神賦

古今

山嶺曰曰山者正十里曰鐘山其江委發其
 人于發其木又東之靈通谷輪聚在合衆莫之水
 不得出關必去某十二平氣收志遠學所水又東
 此昔時平西人謂是黃干其口曰不棄順國南津
 器關代而以大縣子百人最盛其關下夜貨明北
 限出外罪是大關二十餘里將軍謝楚豫大區
 南前聖世江與相集又南多山名隨國開高劍
 東源谷關南東水高早關水於之未出海受其
 求當是吳四公已嘗封顯其城被破其面竟不
 而煩士支曰元友解郎有鍾離白布圖
 與奇兵外父母營謀以終日遊非親視西路感其
 若干效錄本又東至界線村大河世立典義墓南
 山東鎮不想矣東北道入于雙溝水又東來水水
 水故以爲關汛設機而下障水果東下然氣水出
 王里星時道中皆官私莊園皆之日停於水
 北區故設防備而由白多堡故長官舊門車一十
 魯大飯公所山夾至林村村去百得電金甲山
 廣派之西路張云夫至曰故屬去關舍十五里學
 新對千道南半嶺山雲霧散見錄水又西北故摩
 泉自岩門而其地俱無木主之水出東南北山東
 二發軍馬半渡處而後步及至葉家河
 水又東故城門山山阜云云就許是皆效料得各
 湖盤繞北山東南麓舍好一水曰郭君異人于鐘
 亦森森云云湖長智水恩賜去現北山水合水林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山川典

第二百四十九卷目錄

穀水部彙考

考

穀水部紀事

穀水部雜錄

澗水部彙考

考

澗水部紀事

澗水部雜錄



山川典第二百四十九卷

穀水部彙考

山海經之穀水

穀水源出今河南開封府商水縣城西名陵岡東逕

項城縣入于淮

考

按山海經中山經廬山俞隨之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於穀水

瞻諸之山少水出于其陰而東流注于穀水

婁涿之山陂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穀水白石之山澗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穀水

穀山爽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穀水

傅山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其中多珣玉註今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縣入洛河

按漢書地理志弘農郡黽池註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淮

沛郡穀陽註應劭曰在穀水之陽

會稽郡大末註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江

按後漢書郡國志弘農郡黽池穀水出

按水經穀水出弘農黽池縣南墻冢林穀陽谷註山海經曰傅山之西有林焉曰墻冢穀水出焉東流注于洛其中多珣玉今穀水出于峭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黽池川本中鄉地也漢景帝三年初徙萬戶爲因峭黽之池以目縣焉亦或謂之彭池故徐廣

史記音義曰黽或作彭穀水處也穀水又東逕秦趙二城南司馬彪續漢書曰赤眉從黽池自利陽南欲

赴宜陽者也世謂之俱利城者墻曰昔秦趙之會各據一城秦王使趙王鼓瑟蘭相如今秦王擊缶處也

馮異又破赤眉于是川矣故光武璽書曰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穀

水又東逕土峭北所謂二峭也穀水又東左會北溪溪水北出黽池山東西流注于穀疑即孔安國所謂

澗水也穀水又東逕新安縣故城南北夾流而西接峭黽昔項羽西入秦坑降卒二十萬於此國滅身亡

宜矣穀水又東逕千秋亭南其亭壘石爲垣世謂之城也潘岳西征賦曰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

謂是亭也又東逕于雍谷溪同岫縈紆石路阻峽故亦有峽石之稱矣晉水歷側左與北川水合水有二源竝導北山東南流合成一水自乾注巽入于穀穀水又東逕缺門山山阜之不接者里餘故得是名矣

二壁爭高斗聳相亂西瞻雙阜右望始低一本作穀水自缺門而東廣陽川水注之

水出廣陽北山東南流注于穀南望微山雲峯相亂穀水又逕白起壘南

戴延之西征記云次至白起壘去函谷十五里築壘

當大道左右有山夾至宋本作相去百餘步從中出

北乃故關城非所謂白起壘也是壘在缺門東一十

五里壘側舊有塢故治官所在魏晉之日引穀水爲

水治以經國用遺跡尚有穀水又東石默溪水出微

山東麓石默溪東北流入于穀穀水又東宋水北流

注于穀穀水又東逕魏將作大匠冢丘與盛墓南二

碑存焉儉父也管輅別傳曰輅嘗隨軍西征過其墓

而歎謂士友曰元武藏頭青龍無足白虎衛戶衛魏志作

衛朱雀悲哭四危已備法應滅族果如其言穀水又

東逕函谷關南東北流早澗水注之使出新安縣東

南流逕冢丘與盛墓東又南逕函谷關西關高險峽

路出慶郭漢元鼎三年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

居關外請以家僮七百人築塞徙關于新安即此處

也昔郭丹西入關感慨于其下曰不乘駟馬高車終

不出此關也去家十二年果如志焉早澗水又東流

入于穀穀水又東北逕函谷關城東右合桑爽之水

山海經曰白石山西五十里曰穀山其上多穀其下

多桑爽之水出焉山海經穀山其上多穀其下多桑爽水出焉桑爽水不得相連

謂之紆麻澗北流注于穀山海經曰其中多碧穀水

又東澗水注之山海經曰婁涿山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澗水出焉北流注于穀自下通謂之澗水爲穀水之兼稱焉故尚書曰伊洛澗既入于河而無穀水之目是名亦通稱矣劉澄之云新安有澗水源自北縣又有澗水未知其源余考諸地記並無澗水但澗澗字相似時有字錯爲澗也故關駟地理志曰禹貢之澗水是以知傳寫書誤字繆舛眞澄之不思所致耳既無斯水何源之可求乎穀水又東波水注之山海經曰瞻諸山西三十里婁涿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波水山海經作波水出于其陰也世作謂之百答水北流注于穀山海經曰其中多此石文石穀水又東少水注之山海經曰鹿山西三十里曰瞻諸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文石少水出于其陰控引衆溪積以成川東流注于穀世謂之慈澗也穀水又東俞隨之水注之山海經曰平蓬山西十里鹿山其陽多瑇瑁之玉俞隨之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之孝水也潘岳西征賦曰澡孝水以濯纓嘉美名之在茲是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故呂忱曰孝水在河南而戴延之言在函谷關西劉澄之又云出檀山檀山在宜陽縣西在穀水南無南入之理考尋茲說當承緣生述征謬誌耳緣生從戎行旅征途訪訊既非舊土故無所究今川瀾北注澄映泥滓何得言枯涸也

東北過穀城縣北北城西臨穀水故縣取名焉穀水又東逕穀城南不歷其北又東逕洛水枝流入焉今無水也

又東過河南縣北東南入于洛北河南城西北穀水之右有石積磧南出爲死穀北出爲湖溝魏太和七

年暴水流高三丈此地地下停流以成湖渚造溝以通水東西十里決湖以注澗水穀水又逕河南王城北所謂成周矣公羊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爲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地理志曰河南河南縣故郊鄆地也京相璠曰郊山名鄆地邑也十年定鼎爲王之東都謂之新邑是爲王城其城東南名曰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故謂是地爲鼎中楚子伐陸渾之戎問鼎於此述征記曰穀洛二水本於王城東北合流所謂穀洛圖也今城之東南缺千步世又謂之穀洛圖處俱爲非也余按史傳周靈王之時穀洛二水鬪毀王宮王將竭之太子晉諫王不聽遺堰三堤尚存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人城郊穆叔如周賀韋昭曰洛水在王城南穀水在王城北東入于澗至靈王時穀水盛出于王城西而南流合于洛兩水相格有似於鬪而毀王城西南也顧容之著春秋條例經爾雅志云漢公車散土經言西城梁門枯水處世謂之死穀是也始知緣生行中造次入關經究故事與實違矣考王封周桓公於是爲西周及其孫惠公封少子於鞏爲東周故有東西之名矣秦滅周以爲三川郡項羽封申陽爲河南王漢以爲河南郡王莽又名之曰保忠信鄉光武都洛陽以爲尹尹正也所以董正京畿率先百郡也穀水又東流逕乾一作祭門北子朝之亂晉所開也東至千金塢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塢洛陽記曰千金塢舊堰穀水魏時更修此堰謂之千金塢積石爲塢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塢塢之東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日庚戌造

築此塢更開溝渠此水衡渠上其水北有誤當云此助其堅也必經年歷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記之云爾蓋魏文帝修王張故績也塢是都水使者陳協所造也語林曰陳協數進阮步兵酒後晉文王欲修九龍堰阮舉協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水歷塢東注謂之千金渠渠逮於晉世大水暴注溝瀆泄壞又廣功焉石人東脇下文云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并瀑出常流上三丈瀉壞二塢五龍泄水南注瀉下加歲久漱齧每湧即填壓載消渠大大功本本作損故爲今塢更於西開泄名曰代龍渠地形正平誠得爲宋本泄至理千金不與水勢激爭無緣當壞由其卑下水得輪宋本上漱齧故也今增高千金於舊一丈四尺五龍自然必歷世無患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於西更開二塢二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居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代龍渠即九龍渠也後張方入洛破千金塢公私賴之水積年渠塢頽毀石砌殆盡遺基見存朝廷太和中修復故塢按千金塢石人西脇下文云若溝渠久疏深引水者當於河南城北石積西更開渠北出使首孤立故溝東下因故易就積堅便時事業已訖然後見之加邊方多事人力苦少又渠塢新成未患於水是以不敢預修通之若於後當復興功者宜就西積故書之於石以遺後賢矣雖石積淪敗故跡可憑準之於文北引渠東合舊瀆舊瀆又東晉惠帝造石渠於水上按橋西門之南頽文稱晉元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改治石巷水門除堅宋本本枋更爲函枋立作覆枋屋前後辟

舊有九江陸機洛陽記曰九江直作員水水中作員
壇三破之夾水得相逕通賦曰濯龍芳林九谷八溪
芙蓉覆水秋蘭被崖今也山則塊阜獨立江詳上
江或作漢谷無復髣髴矣渠水又東枝分南入華林園歷
疏圃南園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爲之以鎗石爲
口工作精密猶不變古聚焉如新又瑤華宮南歷景
陽山北山在都亭堂上結方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
坐前建蓬萊山曲池接延飛洛拂席南面射侯夾席
武峙背山堂上則石路崎嶇巖嶂峻峻雲臺風觀纓
帶帶阜遊觀者升降耶閣一作阿閣出入虹陛望之狀晃
沒古本作晃沒一作烏鸞舉矣其中引水飛翠傾瀾
瀑布或枉渚聲溜潏潏不斷竹柏蔭於層石繡薄叢
於泉側微懸暫拂則芳溢於六空入爲神居矣其水
東注天淵池池中有魏文帝九花叢九花叢當作九
華殿洛陽宮殿
舊有明光殿式乾殿九華殿蔬園殿而廢志云殿基
青龍二年遷洛得宮夜崇華殿改名九龍殿
悉是洛中故碑累之今造釣臺於其上池南置魏文
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黃初中所立其水自天淵
池東出華林園逕聽訟觀南故平望觀也魏明帝常
言獄天下之命也每斷大獄恆幸觀聽之以太和三
年更從今名唐六典云都官者本漢置司隸校尉屬
都官掌諸奴男女奴子入於罪隸女子入
於春錦之事都官卿中掌役簿錄觀西北接華
林隸簿昔劉根磨石處也文士傳曰文帝之在東宮
也宴諸文學酒酣命甄后拜坐坐者咸伏唯劉楨平
仰觀之太祖以爲不敬遂徙楨樞坐一作磨石不動
乘城降闕簿作諸徒咸敬而楨樞坐一作磨石不動
太祖曰此非劉楨也一作石如何性楨曰石出荆山
元嚴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內秉堅貞之志雕之不惜

文磨之不加堂粟氣貞正稟性自然太祖曰名豈虛哉復爲文學池水又東流于洛陽縣之南池池卽故秋泉也南北百一十步東西七十步皇甫謐曰悼王葬景王於翟泉今洛陽太倉中大塚是也春秋定公元年晉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子翟泉始盟城周班固服虔皇甫謐咸言翟泉在洛陽東北周之墓地今按周威烈王葬洛陽城內東北隅景王塚在洛陽太倉中翟泉在兩塚之間側廣莫門道東建春門路北路卽東宮街也於洛陽爲東北後秦封呂不韋爲洛陽十萬戶侯大其城并得景王塚矣是其墓地也及晉末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蒼色者飛翔沖天白色者止焉陳留孝廉董養曰步廣周之秋泉盟會之地今色蒼胡象矣其可盡言乎後五年劉曜王彌入洛帝居平陽陸機洛陽記步廣里在洛陽城內宮東是秋泉所在不得於太倉西南也京相璠與裴司空彥季修晉輿地圖作春秋地名亦言今太倉西南地水名秋泉又曰舊說言秋泉本自在洛陽北裴弘成周乃繞之杜預因其一證必是秋泉而卽實非也後遂爲東宮池晉中州記曰惠帝爲太子出聞蝦蟆聲問人爲是官蝦蟆私蝦蟆侍臣賈引對曰在官地爲官蝦蟆在私地爲私蝦蟆令曰若官蝦蟆可給廩先是有識云蝦蟆當貴昔晉朝收愍懷太子於後池卽是池也其一水自大夏門東逕宣武觀憑城結構不更增墉左右夾列步廊參差翼趾南望天淵池北臨宣武場竹林七賢論曰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於宣武場上爲欄苞虎阱使力士袒褻送與之搏縱百姓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虎乘間薄

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顧仆戎亭然不動帝於門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之場西故賈充宅地穀水又東逕廣莫門北漢之穀門也北對芒阜連嶺脩垣苞惣衆山始自洛口西踰平陰悉芒龍也魏志曰明帝欲平北芒令登臺見孟津侍中辛毗諫曰若九河溢涌洪水爲害丘陵皆夷何以禦之帝乃止穀水又東屈而逕建春門石橋下卽上東門也阮嗣宗詠懷詩曰步出上東門者也一曰上升門晉曰建陽門百官志曰洛陽十一門候一人六百石

後漢志每門候一人漢官儀

東觀漢記曰邳惲爲上東門候光武嘗出夜還詔開門欲入惲不內上令從門問識面惲曰火明遠遂拒不開由是上益重之亦袁本初挂節處也橋首建兩石柱橋之石柱銘云陽嘉四年乙酉壬申詔書以城下漕渠東通河濟南引江淮方貢委輸所由而至使中謁者魏郡清淵馬憲監作石橋梁柱敦救工匠盡要妙之巧攢立重石累高周距橋工路博流通萬里云云河南尹祁崇隲丞渤海重合雙福水曹掾中牟任防史王陸史趙典將作吏

監陽申翔道橋掾成羣卑國洛陽令江雙丞平陽降監掾王騰之主石作左北平山仲三月起作八月畢成其水依柱文自樂里道屈而東出陽渠昔陸機爲成都王穎入洛敗此而返水南卽馬市也舊洛陽有三市斯其一也

陸機洛陽記云洛陽舊有三市一曰東市二曰羊市三曰馬市在城南嵇叔夜爲司馬昭所害處也北則白社故里也昔孫子荆會董威輦於白社謂此矣以同載爲榮故有威輦圖

晉書董京字威輦初與西計吏乞於市得殘碎布絮結以自覆張芝時爲著作郎又東

數就社中與語勸之仕京以詩答之遂通去

又東

逕馬市石橋橋南有二石柱並無文刻也漢司空漁陽王梁之爲河南也將引穀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後張純堰洛而通漕洛中公私懷瞻是渠今引穀水蓋純之創也按陸機洛陽記劉澄之永初記言城之西面有陽渠周公制之也昔周遷殷民于洛邑城隍偏使卑陋之所耳晉故城成周以居敬王秦又廣之以封不韋以是推之非專周公可知矣亦謂之九曲潰故河南十二縣簿云九曲潰在河南鞏縣西至洛陽又按傳暢晉書云都水使者陳

賈本鑿運渠從洛口入注九曲至東陽門是以阮嗣宗詠懷詩所謂朝出上東門遙望首陽岑又言遙遙九曲間徘徊欲何之者也陽渠水南暨閭闔門漢之上西門者也漢官記曰上西門所以不純白者漢家厄於成故以丹雘之太和遷都徙門南側其水北

乘高渠枝分上下歷故石橋東入城逕望先寺中有碑碑側法子丹碑作龍矩勢

於今作則佳方古猶劣渠水又東歷故金市南直千秋門右宮門也又枝流入石逗伏流注靈芝九龍池魏太和

中皇都遷洛陽經構官極修理街渠務窮隱

發石視之甬無毀壞又石工細密非今之所擬亦奇爲精至也遂因用之其一水自千秋門南流逕神虎門下

東對雲龍門二水

龍風虎之狀以火齊薄之及其晨光初起夕景斜輝霜文翠照陸離眩目又南逕通門掖門西又南流東轉逕閭闔門南案禮王有五門謂臯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路門一曰畢門亦曰虎門也魏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于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

門爲閭闔門昔在漢世洛陽宮殿門題多是大篆言是蔡邕諸子自董卓焚宮殿魏太祖平荊州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皇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繫帳中愛翫之以爲勝宜官北宮榜題咸是鵠筆南宮旣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韋誕以古篆書之皇都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沈含聲以隸書書之景明正始之年又敕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今諸桁榜題皆是式書周官太宰以正月懸治法於象魏廣雅曰闕謂之象魏風俗通曰魯昭公設兩觀於門是謂之闕從門厥聲爾雅曰觀謂之闕說文曰闕門觀也漢官典職曰偃師去洛四十五里望朱雀闕其上鬱然與天連是明峻極矣洛陽故宮名有朱雀闕白虎闕蒼龍闕北闕南宮闕也東觀漢記曰更始發洛陽李松奉引車馬奔觸北闕鐵柱門三馬皆死卽斯闕也白虎通曰門必有闕者何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今閭闔門外夾建巨闕以應天宿雖不如禮

猶象魏之上而加復思以易觀矣廣雅曰復思謂之屏釋名曰屏自障屏也學思在門外學復也臣將入

言事於此復重思之也漢末兵起壞園陵學思曰無使民復思漢也故鹽鐵論曰垣闕學思言樹屏隅角

所架也類容又曰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於闕所以求論譽於人故謂之闕矣今闕前水南道右置登聞鼓以納諫也昔黃帝立明堂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有立鼓之訊湯有總街之誅武王

有靈臺之復皆所以廣設過誤之備也渠水又枝分夾路南逕出太尉司徒兩坊間謂之銅駝街舊魏明

帝置銅駝諸獸于閭闔南街

吳改作駝

陸機云駝